

雙城記

何翼平

與眾不同

北京首都劇場大堂中央，豎立着三尊塑像，曹禺、老舍、焦菊隱，說起前兩位大家都熟悉，是劇作家，人藝以演他們的戲作為看家之寶，還有一位專寫歷史劇的郭沫若，統稱「郭、老、曹」。

劇作家的劇本哪家劇院都可以演出，而一間劇院的風格只能有一個，人藝最感恩的人是焦菊隱，他是北京人藝的導演和總設計師，他創立了人藝的藝術風格，使之長盛不衰，輝煌至今。

眾人知道焦先生對話劇的功績，鮮知他對中國戲曲的貢獻。1930年，他在北京創立「中華戲曲專科學校」。民國元老李石曾牽頭，銀行家出資，地址選在哈德門外(現崇文門)廠胡同的一座大宅子，李連英的外宅。此宅至今仍在，就在我北京住所近旁，每當看見它，就想起焦先生，可惜余生也晚，同在人藝，沒有見過焦先生，我到人藝時，先生已含冤而去。

中華戲專已經成為歷史，但人們不會忘記，「中華戲專」和「富連成」是培養中國戲曲人才的兩大基地。焦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，滿腦子先進思想，他辦學首先是打破傳統。當年，舞台上沒有女角，周恩來、曹禺在南開大學演戲時，都扮演過女角。舊戲班只收男不收女，女角都是男旦。焦先生創立的戲校，男女兼收，同班上課，培養了中國第

一代戲曲女演員，像李玉茹(曹禺先生夫人)侯玉蘭、徐玉川都是藝專培養出來的名旦角。還有一件反傳統的事，不拜祖師爺。戲班向來迷信，後台都供有祖師爺，香港粵劇班供奉華光大帝，據說華光是火神，供奉他是為了避免火災。京劇的祖師爺是唐明皇，也叫老郎神。舊時，演員演戲前都要上香朝拜，不然的話就會有災難降臨。焦先生說，神是不存在的，一律不拜，反要掛孫中山的像唱國歌，這些反叛舉動在當時的梨園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。

戲校的學生裝扮也不同於其他的科班。當年的「富連成」學生都穿長袍、戴帽頭，老氣橫秋。戲校男學生冬天一律是黑色中山裝，披斗篷，夏天穿白色中山服，銅扣子，戴大檐帽。女生一律是月白色上衣，黑裙子，留短髮，民國女學生的打扮。據老一輩講，但逢兩家都有夜戲，京城就出現一景，一邊學生坐馬車、騾車，大鞭一甩，招搖過市；戲專進口了兩輛汽車，學生赴劇場坐汽車，嘟嘟一叫，風馳電掣，立時勝過一頭。

學校講衛生，科班學生都睡在一條大炕上，戲校是每人一床，被褥一律套上白單子，乾淨整齊。對這所新式戲校，社會各界都很稱道，常有人前來參觀，其中有不少外國人。現在常講教育改革，焦先生的改革精神倒真值得總結效仿。

此山中

鄧達智

至佳風景有賴人與光

土耳其及以色列旅遊途中給朋友寄上幾張感覺頗佳，自覺風景非常漂亮的照片。

人生風景再美，如若無人共譜，尤其親人、愛人、朋友臉孔的話，總有欠缺與遺憾。愛拍下路上偶然遇上的陌生人；無分貧富，無分種族，甚至未能對焦，眼神毫無接觸，只因那刻光影襯托，影像深刻，猶如精神攝影機拍下的風景永不忘懷、卻永難再見。

世上猶太人視為至神聖的耶路撒冷哭牆前面，以傳統裝扮——兩鬢鬚曲，黑帽黑衣褲白襯衫的虔誠猶太男性在禱告，二千多年前墮下第二聖殿只餘西牆襯托了後人感動的剪影，印象深刻主要還是天上藍若地中海水襯托出來的光影，讓人物、景物浮凸。讓人面更凸出，非「光」的功能莫屬。不止影響人，天地萬物千姿百態予人的感覺，絕大部分全皆光及光形成的影之賜予。攝影發明的重要，在於保留了那時那刻的光與影，縱使林布蘭畫作將光影刻畫再若天工，也難匹敵天然。

從來興趣是拿着照相機拍照，遊走多年，直至最近重遊土耳其與以色列，兩個地中海東隅文明古國，在古老宏碩建築物襯托下，更能感受光影天色的濃郁。冬天為地中海諸國雨季，不似夏天幾乎零降雨，每天永恆無雲藍天，水氣影響突然天藍天灰，突然晴朗陰暗；同一座建築物在不同時段置於不同天色，體驗完全相反。例如耶路撒冷舊城中心，不論哪個角度都看到金頂清真寺，天朗氣清日落時分望它特別金光燦爛。次天回到同一座橄欖山上猶太舊墳場，面朝同一金頂清真寺的聖殿山，只因天色近雨灰濛，一切景物猶如隔一層塵網，全數模糊。而宏偉回教聖地Dome of the Rock一點沒變，可風景隨天色驟變，突然轉變，從金光萬象變得沉鬱晦暗，予人情緒亦從歡愉開朗突轉一落千丈。

人類站在他們書寫描述的天色光影前面何等渺小？再宏偉的建築物，再美麗的人類，若然沒有適當光影襯托必然失色。晨光熹微，中午熾熱無雲，黃昏金光燦爛，夜色清冷……若然沒有天色襯托，任何山、水、建築物都難以脫穎而出；全賴天然光影優化、營造地球上幾乎所有人、物、事的構成。

而人，不過滄海一粟，以為天色襯托了我們，其實；是我們鑲入天色，微不足道細若棄塵。



猶太男性在哭牆前面禱告！ 作者提供

不懂普通話誰的損失？

七嘴八舌

小臻

浸會大學十多名學生早前「佔領」語文中心爆粗威嚇教職員事件令人「大開眼界」，兩名事件搞手被校方勒令停學，自然又成為社會熱議。日前在一個醫美酒會活動上，同桌是媒體人，相鄰座位坐了兩個不太熟的同行，她們在談論浸大學生「圍」老師受懲罰的事。聽到她們的言詞也不支持那些學生的做法，但其中一人提出的說法又值得討論一下。她說：「香港人好慘，英國統治時一定要學英文，英文好才能考到大學，找到文職工作，廠家回歸中國了，又要識普通話，我們在自己的地方工作生活，點解我們不可以用本土語言做母語？外國人來香港搵食，點解不是他們學粵語來適應我們？人哋新加坡都可以有自己的母語作官方用途。」聽完後很想直接同她們討論點解？礙於場合和大家不算熟，不方便搭訕。連媒體人也有這想法，難怪學生誤解多多。

她講得沒錯，生活在香港要出人頭地確實比人辛苦，要精通兩文三語是必須的，還有工作時間長。不過她可有想過香港不是一個國家，沒有太多的本土資源，不能靠自己就可以生存，沒有讓別人主動學粵語適應你的Power，這正正是香港不可以與其他國家比的原因。不少人連香港的歷史、地理環境實況全不清楚的，真悲哀！

記得讀中學時有一科目叫經濟及公共事務(EPA)要考試的，知道香港沒足夠的天然資源，香港繁榮靠服務業、加工業、貿易、旅遊業來支撐發展成今日，所以今日的香港是上幾代人努力打拚捱出來的，不是吹水吹出來的。沒了兩文三語的人才來建設香港，香港怎可能成國際大都會。你以為真的單靠民主法制就有飯食了嗎？未回歸前管治者有英國，你有聽過老闆去選就下屬的嗎？我就用英式管治，英文是唯一官方語言，所有政府公文用英文，沒人理你明不明，英文不合格就別想打政府工，要不要考政府工，要不要生活在這裡，是你的自由。回歸後普通話也是官方語言，你也可以唔學，但將來不要埋怨政府、學校不設立學科。

發現某些青年人不用腦的人云亦云。像浸大那一小撮大學生為考普通話試而「圍」老師，行為如爛仔。外國升學不是也有考語言試嗎？又不見你們抗議？據浸大校方資料，2007至2016年的十年間只有五人因普通話不合格而延遲畢業。可見學校非為難學生，是有人存心搞事。其實愈來愈多外國年輕人講普通話非常流利。身為中國人，又選擇讀中醫，竟不想學普通話，連外國人也知最叻的中醫在內地，想同專家交流，難道你叫專家先學粵語，再教你？現時大人們對青年人保護太多，那倒不如由他們自己決定，反正已過18歲了，「不要普通話」就別要，將來職場上競爭力弱，帶來的後果就自己承受吧，到時別呻溫食辛苦。

隨想國

興國

年輕

年輕是什麼？年輕就是力量。力量有兩種，一種可以帶來創造，一種可以帶來毀滅。有時候，以為是創造時，沒想到會變成具有毀滅的性質。像台灣年輕人的「太陽花運動」，創造了民進黨獲得政權，卻沒想到帶來的是經濟不景，因為服貿和貨貿都失去了結果，在民進黨上台以後全都浮現出來了。

年輕是什麼？年輕就是容易被欺騙。像為了騙取年輕首投族的選票，台灣的民進黨在選前說得天花亂墜的未來會為年輕人帶來什麼，但當獲得政權以後，選前的承諾從未曾兌現過。這從蔡英文的民調數字就可以看得出來，年輕人的失望有多麼的大。

世界很多地方都進入老齡化的年代，要選舉就要靠年輕的選票，所以不少地方都對年輕人特別寬容。寬容到可以原諒年輕人犯的不當行為，寬容到連年輕人犯的錯誤也不予以糾正，於是就形

成一種積非成是的觀念在年輕人行列中橫行無忌。

年輕是什麼？年輕最值得歡呼的地方，就是可以不服從、不守規矩。不過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世界的秩序已不再井然，也已經沒什麼規矩能令人遵守了。

年輕是什麼？年輕最值得歡呼的地方，就是沒有什麼年輕人認為不懂的，年輕人甚至認為學校教的知識是他們用不上的，他們的之所以到學校求學，都是應不再年輕的父母的要求而已。

世界很多地方的年輕人，早在幼年和少年時代當他們還不曾聽過洗腦二字，更不知道洗腦是怎麼回事時，就被灌輸了特定的意識形態，到了青年時期，他們就對自己不喜歡觀念拒絕接受，認為那會被洗腦。

年輕是什麼？年輕就是當他們發現過去不少作為，原來都是錯誤的時候，才猛然發覺，自己早已不再年輕了。

古今談

范舉

桑蠶事業復興

中國最早發明了絲綢，但是，能夠把絲綢變成附加值最高商品的國家是法國和意大利。原因他們有消費高檔絲綢的文化和習慣，在絲綢的後處理方面，掌握最高的技術，西方的是製造時裝的軟實力，表現在品牌方面。一件絲綢的服裝，可以賣到兩、三萬元人民幣。中國現在還未有這種實力。1994年我國蠶繭產量達到67.40萬噸，是1985年的兩倍。儘管受世界經濟低迷和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，1996年蠶繭產量下跌至40.34萬噸。

但之後的10多年，蠶桑生產規模逐漸恢復，蠶繭產量呈現波浪式增長。2007年蠶繭產量達到歷史最高水準78.21萬噸。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繭絲市場供過於求的影響，2008-2009年蠶繭產量有較大幅度的下降，但2010-2011年開始恢復並回升，2011年蠶繭產量升至63.74萬噸。

中國東部地區的工資和地皮價格大幅度上升，今後繼續生產絲綢，已經沒有什麼優勢了，現在中國的絲綢生產，已經離開了長江下游和廣東，轉移到中國中西部了，中國中西部今天已經生產了中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生絲和絲綢。說來話長，經過考察，桑樹不僅在中國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生長，原來幾千年前，已經在西藏地區大規模地生長了。這說明一個問題，桑樹的生存適應能力非常強，包括在高原地區，也可以生根落戶。

土壤、在西部地區治理沙漠、產業升級的大功臣。桑樹擁有發達的根系系統，耐寒、耐旱、耐貧瘠、耐鹽鹼，具有涵養水源、減少水土流失，防風固沙、護田保土，淨化空氣、改善環境等生態治理功能，因而是一種較理想的生態治理樹種。在石漠化治理中，桑樹不僅具有與火龍果、花椒相同的提升土壤穩定性的功能，而且它的強抗逆性使其具有更大的地域覆蓋率。

在荒漠化防治中，桑樹與紅柳、胡楊等荒漠植物相比，也具有適應性強、造林速度快、保水保土能力強等優勢。桑樹在我國已成為石漠化治理、沙漠化治理、乾旱和半乾旱地區植被恢復、鹽鹼地治理、礦山修復、消落帶治理等的優良的樹種之一。

桑樹有利於產業多元化發展。種植桑樹拓展藥食用途、飼料用途、新材料用途和文化生態用途等新功能，能夠將蠶桑業向林業、畜牧業、食品業、飲料業、醫藥業、保健業、生物產業、文化產業、木材加工業等行業延伸。以西藏為例，桑樹可以生長黃色靈芝，桑樹桑黃是指寄生於桑樹之上裂蹄木層孔菌。學名為：Phellinus linteus(裂蹄木層孔菌)。寄生於野生老桑樹枯木之上。價格為一千五百元人民幣一公斤，可以幫助西藏人民致富。黃色靈芝可防治癌症、愛滋病、心臟病、肝炎，並且能夠提高人類的免疫功能。中國只需要加強科技研究，着眼創新，中國的蠶桑生產一定會出現一個新高峰。

百家廊

雲樓

藏在月份牌裡的故事

「錯過就要再等一年。」年終歲尾，瘋狂甩賣、優惠巨獻，類似的廣告語充斥着眼球。做報表、寫總結、策劃年會，當很多人忙得腳不沾地時，我在為買一月份牌而發愁。「人人都有智能手機的時代，誰還會稀罕月份牌？」這完全是因為我的父親：從我兒時記事的時候，家裡就有一頁月份牌的老傳統，我個頭矮，夠不着，只能仰著頭望著大人掀一頁，或拿出筆在上面標記著什麼，不外乎給誰家送月子、幾號發工資、老人過生日、回老家上墳等等。

我最感興趣的是上面的謎語、故事、歇後語，字認不全，讓父母唸，很長見識。後來，上學後，我自己盯著腳尖就能夠看，經常與大人搶著掀月份牌。父親很講究，一天過完後才能掀，而且不讓把這一張撕去，用鐵夾子夾起來，一天天過去，形成厚厚的一卷，彷彿是欲挽留住歲月的腳步。

在我記憶中，凡是忘記掀月份牌，要麼是忙，要麼是家中有什麼大事。一天一張，一年到頭，日子就在掀月份牌的重複動作中溜走。那年冬天，父親出院回家，他患有腦血栓後遺症，語言中樞被損壞，說話咬字不清，愈急愈說不出來，他用筆寫在紙上，當我看見「月份牌」那三個字時，淚水在眼眶裡打轉。母親沒穿外套，便跑出了門，好在小區門口修鎖的師傅攤子上就賣月份牌，大的、中的、小的月份牌，一字排開，紅彤彤的封面就像一團團火焰，照著路人的眼睛，也給這肅殺的冬季增添幾分喜慶。「買到了，最大的！」母親進門時，我注意到，她的頭髮濕漉漉的，「外面下雪了，下雪好，瑞雪兆豐年。」她喃喃地說道。接過母親遞過來的月份牌，簇新，散發著一股子印刷的味道，父親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。

我常常想，發明月份牌的人一定很有時間觀念，或者說非常自律。看電影，很多人都會記得老上海月份牌上的畫面，侍女，山水等，還有著名影星阮玲玉、周璇、胡蝶等代言香煙廣告。魯迅先生就曾說過：「月份牌上的女性是病態的女性，月份牌除了技巧不純熟外，它的內容尤其惡劣。」顯然，他批判的是當時社會的不良風氣，月份牌反映當時的是社會風貌。今天，回望那些舊物，

就像金宇澄之於史密斯船鐘，就像陳丹燕之於新天鵝堡的木雕，就像我與三十年前家新的月份牌，其實是自己與人生某些部分的和解，在和解中抵達歷史的彼岸。我們匆匆趕路，很多時候頭也不抬，只顧著向前，再向前，時間久了就會被某種功利變得麻木，心地堅硬，而看似成為路障的舊物，神不知鬼不覺地跑出來讓我們放緩腳步，聆聽一段歲月的教誨。月份牌大抵也是如此，它就像一塊海綿，吸收著日常的瑣細、嘈雜、悲歡，見證著個體的掙扎、拚搏、無力，也書寫著一家一戶不為人知的心靈史。

記得上小學時，每到元旦，很多同學會爭相給老師送掛曆，大都是父母單位發的，或是親友贈送的。那個時候，風景畫、女明星的掛曆非常流行，給老師一般都是送兩本，雙數吉利，少了也拿不出門。班上的茵茵，父親是廠長，家裡不缺少這些東西，每次給老師送掛曆都很慷慨，也倍有面子。我的父母是工人，掛曆在我們家是「稀缺物」，好幾個晚上，我們坐下來想這件事，該怎麼滿足我的心願，又能臉上有光。正當我為此發愁的時候，樓上的鄰居送來兩本精緻的掛曆，我喜出望外，反覆摩挲，翻來覆去地看，心嚕唸想著，如果留著用來包書皮多好啊。「每一頁都是歲月的禮讚」，多年後，看《故宮日曆》，我不禁想起這一幕。最終全家商定，一本送給班主任，也是我的語文老師，一本送給數學老師。他們接過掛曆的場景，我已忘卻，唯一記著的是，從那以後，父親每年都會四處搜集掛曆，即便後來不再送給老師，他依然這麼做。事過境遷，回想這樁往事，我的眼窩裡蓄滿淚水。現在滿大街的掛曆幾近氾濫，做保險、賣保健品等等，在小區門口隨手免費送，回到家就變成廢品，而別出心裁的書法掛曆、詩歌日曆等更是層出不窮，但是，那種因「稀缺感」而帶來的珍視感再也找不回来了，抑或是說，那種人與人之間樸素而真摯的情感沉澱再也沒了，深感惆悵。

有一件事改變了我對月份牌的認知。姑姑家做生意，僱有保姆，當年家中人多住不開，晚上讓小保姆去隔壁鄰居於奶奶家睡覺。於奶奶年過六旬，老伴去世不久，女兒

不在身邊，她自己生活，多個人也好搭個伴。她沒有工作，生活節儉，洗菜的水攪起來，澆花、拖地，蜂窩爐子上蹲著的小鍋裡，不是白菜豆腐，就是燉蘿蔔條，從沒有第三樣。保母二十多歲，看不慣她的生活習慣，連廁所裡的衛生紙也剪成小方塊，私下裡直說她搵門到家了。有段日子，於奶奶去了外地女兒家，小保姆難得自在，她把屋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隨手把牆上過期的月份牌給撕了個乾淨，扔進垃圾桶。於奶奶回來後，進門看到牆上的月份牌變了樣，扔下行李直奔姑姑家，臉變得煞白。小保姆滿腹委屈，給老太送去一本新的月份牌，但她非但不領情，還大聲怒斥，保母抱著鋪蓋悻悻地離開了。

「幾張月份牌的紙，犯得著這麼小題大做嗎？」我們都一頭霧水。直到多年後，我才知道，於奶奶在意的是那張月份牌停留的日子。她結婚兩次婚，第一任丈夫病逝後，她再婚，料不及的是，這位老伴也走得早，剩下她自己。那幾張未被撕去的月份牌，蒙著一層塵土，就是老伴留給她的最好念想……一種精神意義層面的綿延。生命逝去不可挽回，但停留過的日子，以月份牌的方式延續，與她相依相伴，保母撕去了等於清理了他的「痕跡」，她的憤怒其實也是她對未來的恐懼。從此，我對月份牌產生了敬畏心。就像顧長衛曾說過：「當你在月份牌上看到『立春』這兩個字的時候，無論外面多麼寒冷，你的感覺會一樣嗎？」相比之下，與我們的手機上看到的「立春」，顯然是不同的感覺與審美。月份牌裡的節氣給人以生命的儀式感，懷揣一份虔敬，增進人們的精神認同，生發出對美好的無限憧憬和對當下的無比珍視。因此，月份牌裡的流年光景，就是我們容易忽略的記憶影像……帶著體溫的小日子、小幸福、小煩惱，以及生、老、病、死都在裡面。

這個周末，從外面回來，我在一條街巷的門頭房裡買了一本2018年的月份牌，儘管從網上也能買得到，但我覺得從小店裡買到是對某種傳統的堅守，哪怕有一天再也買不到，我的行動會讓它消失得慢一些；因為尋找了很久，才不會忘記，連同這個冬天一併被我收藏入懷。

演藝電影

小蝶

兩位大師兄炮製的幸福

在劇院後台碰上劉錫賢(阿賢)，與他聊起天來。大家都知道阿賢向來是亞洲電視的藝員，但近年來，我在不少舞台都看到他。據他所說，去年他共演了四個舞台劇，如《小城風光》，甚至是粵劇《情話方世玉》，他也有份參與，可說是比很多舞台劇演員更多舞台演出。

其實，阿賢演舞台劇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。大家可能只記得他是電視藝員的身份，卻忘記了他本來是舞台劇科班出身的。他不但是香港演藝學院導演的畢業生，更是首屆的大師兄。只不過他在畢業後只導演了數個中、小型劇，便因為難以兼顧電視的職務和舞台的工作，只得放下舞台，全力建立電視事業。沒想到這樣便過了二十七個年頭。直至去年，亞洲電視停止營業，他暫時離開電視圈。舞台的朋友知道他終於有閒暇時間，忙不迭邀請他合作，所以他才會頻頻在舞台上與觀眾見面。

一次，他跟同樣被尊稱為「大師兄」的陳永泉(阿泉)聊天。阿泉也是演藝學院的首屆畢業生，不過屬表演系，與阿賢已有三十多年的同窗情誼。阿泉近年任普劇場的藝術總監，做得有聲有色。自他的劇團成為屯門大會堂的場地夥伴後，即為屯門帶來耳目一新的戲劇表演和文化。去年底他導演的音樂劇《貝貝的文字冒險》場場滿座，可見劇團已經成為屯門居民最喜愛的表演團體之一。阿賢想起自己很久沒有當導演，一時技癢，便跟阿泉提出不如來一齣「我導你演」的舞台劇。二人一拍即合，選擇了阿泉甚為欣賞的美國劇作家紐西蒙的《I Ought to be in Pictures》。本來劇本是講述一名年輕的美國女子遇上了人生的問題時，從東岸飛到西岸尋找生父的故事。他們都想將劇本本土化，靈機一動，將女子的出生地改為台灣的澎湖，當年來自香港父親正是在澎湖認識女子的母親的。可惜澎湖寧靜的生活留不了孩子，父女從此沒再見面。故事開始時，正是

女兒來到香港屯門尋找由阿泉飾演的父親。「我們將地點改為屯門，一來是因為我們想觀眾有代入感；二來屯門實在有很多地方值得被搬上舞台的。更有趣的是，我們在黃金海岸和咖啡灣之間竟然真的找到一條破落的村，非常適合這名生活不太如意的攝影師父親居住。對了，我們將原著中文父親的職業由劇作家改為攝影師，這樣就更切合英文劇名了。由於此劇的主題是尋找幸福，我們將劇名改為《幸福2+1》。香港不少人現時總覺得缺乏幸福，我們很想將幸福的感覺帶給他們。」阿賢一談起他即將上演的作品便眉飛色舞，向我透露了不少他導演此劇的前因後果和想法。他很開心與三位演員——阿泉、Hotcha的張紋嘉和陳安然合作，令他在二十七年後再執導舞台劇滿有幸福之感。要看兩位舞台「大師兄」的作品嗎？本月八日至十一日到屯門大會堂，與家人一起感受一下幸福之樂吧。